

玄關

一、

凌晨一點整，幽冥深夜，狂傲不羈的雨敲打著窗櫺，乒乒作響，擾人清夢；展宏轉頭看向身旁熟睡的淑真，妻子因為鼻塞，打鼾聲特別沉重，這讓他更無法入眠，心想乾脆起身整理面試時的相關資料吧！

昏暗中驚蟄春雷倏地一響，轟隆駭人，不知道兒子有沒有被嚇著？他起身穿衣、輕轉門把，打算先到隔壁探看一下。雖然，妻子時常對他說兒子已經小學四年級，不是四歲，不需要這麼操煩地幫兒子蓋被。

兒子仲哲裸露肚臍的酣睡模樣，讓他不自覺地嘴角向上揚，這可愛的寶貝，可是他失業兩年多來，心裡最大的慰藉依靠呢！

展宏將兒子踢開的毛毯重新鋪好，然後轉進書房，點亮檯燈，端坐在書桌前，雙眼盯著面前的履歷表，托腮嘆息，考慮要將學經歷內容重新修改，或者乾脆刪除與應徵職務無關的過往。

不只一次，因為這副總的頭銜，在面試時，讓對方露出為難甚至不以為然的神情，之後就沒有下文了！諷刺的是，這曾是展宏最引以自豪的成就，如今卻變成謀職的阻礙；像有一家知名的晶圓大廠，就很坦誠的告訴他，以他的年齡和資歷，比較適合自行創業，並不適合再與年輕人爭取薪水不高的職務。

展宏心想要設立公司談何容易！或許不是資金問題，不是規模的大小，而是勇氣！他不得不承認，現在的他，變得比較膽小。

窗外的雨越下越大，夾雜著狂風呼吼；明明是春分節氣，卻根本不像春天，尤其是白天正午時，熱氣流加上沙塵暴，連躲在屋子裡的展宏，都可感受那股呼吸道受阻的窘迫。他記得傍晚時分，妻子一進門，在玄關彎身脫鞋時，就是一陣咳嗽鼻涕，展宏立刻攙扶她坐下，溫水、熱毛巾隨即遞上。

淑真將杯子順手放在茶几上，聲音沙啞的說：「明天要去的那一家公司，我已請同事打聽過了，不是做傳銷或保險的。」

「嗯！我也有上網查看，應該是環保科技之類的公司。」

「是喔！聽起來是熱門科技的產業！」

淑真又是連串咳嗽，神情卻愉悅地接著說：「我鼻子過敏，沒什麼食慾，晚餐不要太費工，你也早點休息，就煮水餃好了！」

他清楚妻子高興的原因，但又擔心她會像前幾次一樣，抱著太高的期待，最後是以失望收場。然而，他不知還能說些什麼，只好沉默的走到廚房，打開冰箱拿出冷凍水餃。

其實，擦洗灑掃等雜事，他已經很熟稔，即使是燉煮煎炒，也能在半小時內完成四菜一湯；妻子一向反對他親自張羅三餐，總是強調簡單就好，買自助餐也

可以，現代小家庭吃外食很平常、很方便。即使如此，展宏盤算過，自己下廚作飯，不但較衛生，也較省錢。

想到親自下廚，展宏驚覺到還沒將蒸籠裡待涼的粽子放進冰箱，他趕緊走出書房，這才發現淑真已經將粽子一袋袋裝妥，放進冷藏室。從廚房轉身經過客廳時，展宏還發現妻子已將他的西裝外套，熨燙整齊掛在玄關牆壁的衣架上。

二、

早晨六點十分，鬧鐘準時咕咕叫，鼻塞整夜的淑真，頭重腳輕很不舒服，還是按時起床梳洗；展宏會送小孩上學，她可以多睡一會兒，但她想陪他們父子倆吃早餐，覺得這是眼前最值得珍惜的片刻。

當初兒子剛升上小二時，丈夫主動開口說要負責接送，她有些驚訝，但因為在這之前不久，展宏才發生一件令人傷感的故事，她不忍心再刺激他，就說好，交代中午要到學校正門口接人。後來安親班老師打電話給淑真，說方仲哲小朋友等不到家長，已經自己走回安親班；原來是展宏等在另一邊的校門，又不知道兒子讀哪一班，找得滿頭大汗。

現在不一樣了，反而是她弄不清楚兒子每天放學的時間，有時十二點，有時下午二、三點，有時四點，無論幾點鐘，丈夫都會先載仲哲到安親班，才會去做生意，生意忙完後，再接兒子回家。

可能因為相處機會增多，兒子漸漸有了「爸爸說」的口頭禪，就像這一天，仲哲眼睛還沒完全張開，已經很興奮地說：「媽媽！爸爸說要帶我去買鍬形蟲的飼育箱和產卵木，還要再買一隻母的回來配對。」

「爸爸說如果這次月考有前五名，可以買一台 game boy 送我；爸爸說不用第一名，因為爸爸說……」

「好了啦！爸爸很會說，媽媽點頭才算數，趕快去刷牙！」

淑真看著兒子悻悻然地走進浴室，真的覺得這個家變化好大，她曾經認命地以為，這孩子沒有父緣，得不到父親的關愛，自己就多疼惜些吧！原本結婚初丈夫就明言要當頂客族，剛巧淑真被診斷出子宮壁膜異常，引發不妊症，夫妻倆也不用避孕，也沒有生不生小孩的爭執。

婚後八年，她在三十六歲時高齡產子，那時展宏的工作越來越順遂，從理專一路快速爬升，假日要陪金主或上層打小白球，平日也常應酬到深夜，她根本沒機會和丈夫討論，只有在驗出懷孕的當下，她傳了封簡訊給遠在香港開會的丈夫。

丈夫回來後，沒多說什麼，他們彼此是大學同學，認識很久了，淑真看得出丈夫是不悅的，事實上她也很無辜，展宏幾乎整年沒碰過她，偶爾交差了事就意外中獎！說真的，那時的她真沒想過要有小孩，反而在想著離婚的可能性。

然後是懷胎十月，丈夫從未陪伴產檢，生產那天，被告知的展宏匆忙請假趕

來，卻跑錯醫院。

兒子在襁褓時期很難照顧，常生病又愛半夜哭鬧，丈夫自然而然搬移到客房睡，只有偶爾會幫忙買尿布奶粉；而她產後變得有些憂鬱，心力交瘁，卻逞強地不願開口向展宏求助，只能咬牙撐著，因為她很怕丈夫會落下狠話說：「是妳自己愛生的，就要自己負責。」她甚至自我安慰，也好！若真有一天離婚，兒子很快就能適應沒有父親的生活。

但目前局勢已完全改觀，看著他們父子倆蹲坐在玄關穿鞋的背影，她頗有昨非今是的感慨。仲哲突然回過頭看著她：「媽！我們要出門囉！爸爸說妳身體不太舒服，再去躺一下會好些。」

還是「爸爸說」！她忍不住微笑，心想，或許生命的每個階段，都有需要面對的難題，當難題一時無法解決時，就擺放在一邊吧！因為誰都不曉得，下一個轉捩點會在何時出現。

三、

上午九點二十分，展宏提前十分鐘到達，他以本能嗅出這環保公司的警衛，瞅著他的眼神很特別。

「對不起！我是來面試的，請問辦公室該怎麼走？」

警衛愣了一下說：「這裡的東西擺得很亂、很擁擠，還是我帶你進去吧！」

仔細往裡面一探，的確滿雜亂的，因為這是資源回收的上游廠商，雖然不至於像垃圾場有異味四散，但也堆著許多回收物的壓縮樣品。展宏有先作足功課，清楚應徵的工作性質是負責產業資訊分析與客戶開發，他相信以自己的學有專長，絕對能勝任，只要能夠被錄取的話。

警衛先進到董事長室通報，請他在門外等候，他感到有些意外，還以為是由人事部門面談；等到看到負責人林先生時，更覺得意外，老闆這麼年輕，恐怕比自己小十歲以上吧？

「方先生請坐！聽說你曾經擔任大公司的副總，怎麼履歷表上都沒註明？」年輕的老闆，面容嚴肅，問話單刀直入，毫無客套，讓展宏一時語塞。

「還是怕名號太響亮，會嚇到我而不敢錄用你？」林先生看展宏沒有回應，又繼續講下去。

「既然您開門見山，我也直接承認確實會有所顧忌，但我更好奇的是沒有填寫，您怎麼會知道？」回過神的展宏，已不抱任何指望，因為他很明白，『隱瞞』常被視同『欺騙』，對方態度已給了答案。

「剛才進來的警衛，曾在你任職的外商銀行擔任過保全。」

原來如此，他很快地起身告辭，謙恭地感謝對方給予這次面談機會，離開時低頭經過警衛室，情緒有些波動，但步伐還算穩定，他俯視自己向前邁進的雙腳，

心裡慶幸時間沒被耽擱太久，足夠他在十一點之前趕回家看電視。

因為新聞台要播出大前研一的演講，還在銀行當主管時，他常舉辦員工研習活動，全球經濟分析是他較偏愛的主題，其中以趨勢專家大前研一，是他最欣賞的創意大師。展宏對大師曾講過的一番話印象很深刻：「要試著改變生活習慣，或改變住所，改變所結交的朋友，改變時間配置；一旦願意有計畫地設計自己的生活，思考模式就會改變了。」

他不得不承認，這段話恰好框中現實的處境，他的困境。

話說人在生命困厄時，會本能尋求外界力量的幫助，或祭神卜問，或諮商輔導，但他卻先選擇把自己關起來，美其名韜光養晦，實則是萎靡和逃避。

曾經，他單獨待在屋裡，如果關掉電視，室內就只剩水族箱的馬達聲與他相伴，頂多再夾雜幾聲街道傳來的狗吠。於是，白晝朗朗，幾乎沒有突發狀況需要應付，即使偶爾有電話自室內響起，展宏也盡量不接聽，除非顯示號碼是淑真的，妻子打電話的內容多是告知公司要加班，晚餐不在家吃之類的瑣碎事。

這樣的宅男生活，他度過好長一段日子，有時他會感覺時間沉悶得令人窒息，度秒如年；但有時又感覺時間太過匆促，老大無成；有時，還會有一股莫名的恐懼襲捲過來，凝聚成顫慄發狂的情緒，由體內核心向外膨脹，眼看整個人感覺就快要爆裂，突然打了一聲嗝，噁心的感覺即刻轉化成一股酸澀如胃酸的滋味，在胸腔之間，慢慢散開.....。

他真的很想改變，很努力在改變，按照大師的指示！卻還是深陷患得患失的掙扎中，猶如今天在求職場合遇到的情況，想盡辦法拋開陳舊包袱，旋即又被殘忍地打回原型，傷痕累累。

也不知道那警衛是以什麼心思打量自己的！

展宏直到開門進了玄關，鞋子一脫，直到整個身軀斜躺在客廳的沙發上，直到打赤腳、翹起雙腿、盯著電視機，心裡依然懸掛著在面試時所發生的插曲。

四、

中午十二點三十分，烜亮的陽光，恣肆灑在玄關旁的百葉窗之間，灰塵浮動形成點點亮光，在橫條紋的明暗交疊之間穿梭，瀰漫在空氣中的是靜謐閒適的氛圍。可是多數時候，這只是個隱密而垂閉的空間，散亂擺放著鞋子雨傘的隅角，縱使窗台上栽植許多青蔥、香菜與九層塔，感覺綠意生機，但展宏在大白天是不會開窗的，反而是緊閉窗簾。

淑真利用午休時間趕回家一趟，平常她會待在公司用餐，自從兩年前展宏在應徵之後，發生失蹤事件，她就提醒自己要特別注意。

「你吃飯了沒？我買了餛飩麵，趁熱吃！打你的手機都不接！」淑真一進屋

看到丈夫懶散的模樣，心裡已有了譜。

「真的嗎？我都沒聽見！」

「只顧著看電視，當然沒聽見！吃飽飯後，要將粽子拿出來退冰再蒸熱。」

她決定不再提工作應徵的事，當然，說心裡不期待是唬人的，不過，經過多次的轉折，她已經學會調適，願意不離不棄，成為展宏的依靠。

想不到正值中壯年的丈夫，自從離開金融界，要再重新投入職場，竟然比想像中困難。展宏個性積極，透過人力仲介與過往的人脈，面試機會並不少，卻每到關鍵時刻就敗陣下來。

他原本不以為意，自傲自視還反過來表示不屑。之後，一次次被判淘汰出局，才開始露出畏縮、遲疑，這些淑真都看在眼裡，很想幫忙卻使不上力，奈何自己僅是貨運公司的小會計而已。值得安慰的是，展宏拿有豐厚資遣費，生活暫時無虞，只是沒預料落幕太倉促，沒有預留後路，十足難堪；而且按照丈夫的轉述，這還是被同僚陷害所造成的。

直到最近，丈夫才會向她談起這些烏煙瘴氣的公事，諸如看似光鮮的財經商界，實則暗潮洶湧，角力鬥爭；或者是積蓄半輩子的客戶，投資海外基金，血本無歸也無從申訴；又或者司空見慣的洗人頭手段，榨乾一批批新進的員工，再以世代交替為藉口。哎！有一回丈夫講著講著嘆口氣說：「我恐怕是做了許多錯事，才會淪為至今吧？」

她無法回答展宏是或不是，只能說丈夫剛失業回歸家庭時，夫妻彼此都受到不小的衝擊，甚至連兒子仲哲也適應不良，還偷偷的問她：

「爸爸為什麼不用去上班？為什麼每天都在家？」

「爸爸只是要休息一陣子，他心情不好，你要聽話不要吵，要對他好一點。」淑真對自己的回答很不滿意，她不敢保證兒子能聽得懂，何況他們父子倆疏離慣了，仲哲該怎樣做才算是對父親好一點？

但那次奔赴南投信義鄉，欲尋找失蹤好幾天的展宏，當時兒子的表現，委實讓她刮目相看。

警網通報丈夫燒炭自殺未遂的消息傳開，隔天還被登上報紙社會版！當她趕到神木村的深山時，已近黃昏。現場的景況荒蕪駭然，土石流肆虐過的河床上，一台正在冒竄濃煙的轎車，駕駛座上沒有人；丈夫蹲在斜坡的產業道路上，兩隻手肘抵在膝蓋骨上，手掌托著臉，身體並無外傷，神情是飄渺難以捉摸，彷彿不像有尋短的意圖，但也擺明活著很無趣的架勢。

滿腮鬍渣愈顯憔悴的他，雙眼直視卻不發一語。兒子仲哲趨近蹲下，靠在丈夫的面前，忽然嚎啕大哭抱住展宏喊著：

「爸爸，我們一起回家！爸爸，我愛你！」

他們夫妻倆被兒子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一跳，站在旁邊的警察和村民，忍不住眼眶泛紅、閃著淚光。

事發後，淑真內心久久不能平復，她開始思索自從丈夫從雲端剎那摔下，失去權勢後，承受著眾多親戚的輕視嘲諷，以及朋友刻意劃清界線；還有，她也醒悟到自己對丈夫潛藏怨嗔不滿，怨他在婚姻路上的自私、自我，怨他在人生最得意之際，對待妻兒如此冷淡冷漠。

然而這一切都該過去了，她真心希望眼前的丈夫，能平安活著就好。

展宏看見她在發呆冥想，輕拍她的肩頭：

「我先去清洗晚上要用的粽葉，沒事的，妳不要擔心，快去上班。」

淑真點頭示意，不再說些什麼。此刻，玄關的灰塵兀自飄移著，一切語言皆是多餘。

五、

下午三點四十分，淘氣的陽光，仍能從謎閉的百葉窗細縫之間，投射映照在玄關的牆壁上，形成條紋狀的普普畫風。

展宏先去接兒子，然後到黃昏市場搬運紙箱；他曾幫忙市場地主處理一筆銀行貸款糾紛，進而結為君子之交，地主為人海派，允許他在市場旁邊免費擺攤，還招呼其他商家讓展宏做資源回收，起初他不適應被同情，習慣後發現大家是真性情，便坦然接受。

接著他開車載紙箱到資源回收場，巧遇大盤商來收購保特瓶，造成進出口交通打結；他耐心等著，看著螃蟹吊車來回抓送著貨物，聯想到上午去的環科公司，那位林老闆，想必對自己很反感吧！真是弄巧成拙，本想低調以求生存，卻讓自己變成投機不誠實。

再轉至雙喜大樓擺好攤位時，已快接近五點下班潮。

名之為流動攤販，必然是常更換地點，除了假日在市場，他會選在學校附近圍牆邊，或商業大樓騎樓下，風吹日曬無法避免，有時兒子會吵嚷著要來陪他，他會捨不得，拗不過時會帶兒子到市場裡逛逛，晃兩圈回來手上總有叔叔阿姨給的水果、糕餅，但他知道仲哲最喜歡的食物還是肉粽，兒子曾誤吃到過期的粽子，感染腸胃炎住院治療，讓展宏心疼不已。

也因此讓他開始認真研究肉粽，反覆地包肉粽、吃肉粽，同時懷想起在市場擺攤維生的母親，那些與童年為伍的大腸麵線、肉粽和滷味，是別的地方吃不到的口感，可嘆母親前幾年過世，沒留下祖傳秘方，他只能自我摸索，逐步實驗出最貼近家鄉的味道。

他還記得母親說過，粽子好吃的秘訣在於尖糯米和圓糯米要各摻一半，長糯米較有嚼勁，粒粒分明，圓糯米則較軟粘，適合塑型；也還記得母親的肉粽是「先

炒過再炊蒸」，與台式「北蒸南煮」的作法並不相同。至於配料多寡以及火候拿捏，展宏只能在一串串的失敗作品中尋找答案了。

二個多月後，他果真開著發財車四處兜售肉粽，果真有膽識改變，具有實踐力。出門做生意時，他會戴上醫療用的藍色口罩，一方面保護食物衛生，一方面讓自己有安全感，也可避免被熟人認出。只不過，也有例外的時候，像有次因為天氣太熱，才剛脫下口罩，就被附近另一攤賣雞蛋糕的小販發現，這老兄真上進！是在財經專題演講的會場上看過他，行行出狀元，攤販更要懂得理財，菁英份子不一定躲在冷氣房。

「你該不會是那位出過書、上過電視、位階副總的……」

展宏靈機一動，挑著眉毛歪著嘴，促狹地說道：「我不做副總很久了，請稱呼我『肉粽總裁』！是總裁喔！」

「呵呵！原來是升官了啦！」雞蛋糕老兄咧嘴大笑，他也跟著開心的笑著。好不容易哪！他能夠走到自我解嘲的地步。原來，轉念間的距離，可以像是峻嶺深海般難以跨越，也可以近在咫尺，觸手可及。

還有一次，是被一位打扮時髦的女子認出，展宏打心底不想在這情況下遇見她，臨時想把攤子推走更不可能。

「你是……」女子臉色有些含蓄的疑慮。

「我是，也不是！請問妳要買幾個粽子，一個三十五元，三個一百，買十送一。」他重新戴上口罩，快速打斷對方的疑問，快速地吐出一掛的數字，快速地噓喘了一口氣。

女子買完粽子還頻頻回頭，最後回眸浮現一抹憂傷的神情；讓他有些懊惱心情受到牽制，幸好是在車水馬龍的街邊卑微工作著，思緒很快就能隱沒在渺茫的人群中。

當然，開著賓士車來買粽子，早已司空見慣；但眼前迎面走來的林先生，卻讓他瞬間被定格住！他沒有戴口罩，知道會被認出來。

「你應該是早上我見過的那位方先生吧！」林先生吃驚的模樣不輸給展宏。

「對！我是那位『副總』，你要幾個？這可是我母親發明的獨特肉粽喔！」

林先生轉身先將車子駛入停車格，然後再走回到攤子前，和他並排站著閒話家常。原先氣氛有些尷尬，等到兩個大男人話匣子一開，自然而然毫不做作，舉凡環境工程、股市行情、童年往事，這年輕的老闆夠健談的！直到七點收攤才告辭，離開前林先生才說：「抱歉早上的態度不太友善」

「沒事的！記得常來讓我請吃粽子。」

六、

下午六點五十分，淑真的公司趕著出貨要加班，以前臨時被告知要留下來，

她總是想辦法推拒，因為兒子沒人接送。而今她可以慢慢整理，不用匆忙慌亂，也可以配合公司的彈性變化，她甚至希望有多一些加班的機會。

一方面加班費可貼補家用，另一方面是她很感念公司願意用五折的優惠，幫忙展宏的肉粽宅急便。因為節省運費，他們能夠用更便宜的價格，與其他賣家競爭，成為網購的暢銷商品。

平時電腦文書作業是她負責管理，今天要加班，她打電話叮嚀展宏，要記得開機查詢網路訂購的情況。

「聽妳的聲音，鼻塞狀況應該好多了，但還是不要太勉強，記得多喝水。」

這是丈夫在電話裡的回應，一派溫柔體貼，書生氣質不像賣肉粽的。淑真記得丈夫決定做小生意的那個清晨，看著他眼眶浮腫泛黑，肯定是思索一夜或者好幾夜未眠。她清楚丈夫要做到卸除層層的顧忌和驕傲，非常不容易，畢竟他曾爬到過高峰。

她後來發現，丈夫的幼年過得很艱苦，婆婆是寡婦，以微薄的力量將子女拉拔長大，展宏是家中最會讀書的孩子，婆婆想盡辦法、到處借錢或標會，供他完成研究所的學業。婆婆終日窩在油膩的小吃攤，從透早忙到半暝，可以說，是用一生的操勞換得子女的成就。

如果說，展宏終究做到了能屈能伸，淑真覺得已仙逝的婆婆，功不可沒。

無論如何，至少她感受到丈夫努力求改變的誠意，感受他想衝破重圍、盡力彌補的心念。看著丈夫面對的都是瑣事雜物，例如學會用微波爐煮飯，會在陽台上種菜，最後還會化身小販，在市集之間討生活！她既佩服亦感嘆，展宏曾經是凌厲幹練的高級主管，曾經每天要處理上億資金進出調度，曾經是典型的自我意識太強、自我感覺良好、情緒不穩定的大頭症雅痞。

以前展宏從不進廚房，很重視儀容，西裝筆挺，相貌堂堂，可謂才貌雙全。在丈夫最意氣風發的那段歲月，卻是他們夫妻關係最冰冷期，她懷疑丈夫當時曾有外遇，只不過查無證據。她知道丈夫聰明機智，所以才能在競爭激烈、隨處陷阱的金融界，迅速竄升，一路爬到區域最高位階，也因為如此，淑真瞭解丈夫做事很謹慎，很難有破綻被看穿。

但女人第六感是玄妙的知覺，不科學卻可以準確命中靶心，儘管他們倆人從未討論過這種事。她想，就算開口問，男人也會打死不承認吧？在這其間，最讓她感到詭異的，是丈夫幾次到國外出差，會固定刷卡買些高級名牌包或化妝品，說是公司女同事拜託幫忙代購的，因為比較便宜。便宜？她看著信用卡賬單，六位數價格，這般消費不是普通人可以承受的！

到頭來都已人事全非了！淑真安慰自己，想這麼多有何用，難道要現在挖瘡探底，清算舊帳嗎？一次燒炭自殺還不夠？說不定展宏抑鬱想不開，根本與失業

無關，而是因為他的外遇情人，看他落魄了，堅持提出分手所導致的呢！反正人活著才最重要，反正，丈夫還是會回到自己的身邊。

唉！淑真環顧周遭的人，或熟悉或陌生，婚姻難題總是不斷地上演！而姻緣就像是玄關，是命運的轉角，是時間的切片，躲藏著註定的結局。

七、

夜晚十點整，外面的路燈尋常佇立站崗，光線從百葉窗的橫條細縫間，穿透至玄關裡，閃閃爍爍的，有種特別舒服的安全感盈滿胸臆。最近展宏感覺與凡塵世俗漸行漸遠，與外面的紛擾已了無瓜葛；同時又感受自己與這個世界的相處越來越融洽密切！

生意漸漸穩定後，展宏計畫縮短外賣的時間，如此較有機會陪伴兒子。他嘗試拓展網拍的業務，以「總裁肉粽」為網路商號，感謝雞蛋糕老兄激發的靈感。有些老師會在網路上團購，祈求學生金榜題名；有的會要求包裝成精美禮盒，祈福大樂透中獎，真是有趣極了！還有早餐連鎖店也來批貨，雖說一次數量不多，但時日累積，也是筆可觀的金額。

淑真下班回家，看見丈夫悠閒自若地在綁粽子，一掃中午那時的陰霾神色，總算讓她可以放下心中的忐忑！

從唸書時期到踏入社會就業，淑真印象中的丈夫，是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粗工不行，文質彬彬的鮮明寫照。相較之下，現在的展宏，手臂黝黑，青筋蔓生，指甲邊緣龜裂粗糙。但是她強烈感受丈夫比以前更開朗，做事更勤奮，像剛才還說要研發果凍粽、抹茶粽、龜靈膏粽，聽了讓人頭皮發麻的怪東西！希望不會要求家人先試吃。她很想告訴丈夫，這樣就很夠了！以後不要再到外面找工作四處碰壁，她不是追求時尚名牌的人，生活過得去就好。

展宏收攤後，回到家沒多久，就接到林先生傳來的簡訊，他還沒有向妻子報告這件事，關於是否能去幫忙林先生管理環科公司，是否願意擔任總經理一職。他想，等洗過澡，腦筋清醒些再與妻子商量。要商量的還有網路進來一筆五千顆粽子的訂單，雖然是端午節才要送出，他還是擔心人手不足無法如期交貨。

這時候，電話鈴聲叮噹啾啾，淑真正在廚房忙，準備就寢的兒子，乖巧地爬起來接聽，然後一陣嗯嗯啊啊……。兒子掛上電話後，走出臥房，敲著浴室門板：「爸爸！他說他是會用魔法把垃圾變成黃金的林叔叔，剛才傳簡訊給你，等一下還會再打電話來。」停頓一秒，兒子又開口：「爸爸！你跟林叔叔講，垃圾最多只能資源回收換現金，請他不要欺騙小孩子！」

「哈—哈—哈—」在浴室洗澡的展宏與在廚房浸洗糯米的淑真，同時大笑不已。笑聲從玄關內透過打開的窗戶，爽朗地散發出去；窗台上青翠的蔥蒜、香菜則隨著夜風微微擺動。